

资治通鉴

吴海京◎编著



续纪

二

以铜为镜 可正衣冠
以史为镜 可知兴替
以人为镜 可知得失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014037704

K204.3
51
V2

资治通鉴

吴海京◎编著



续纪

二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5827

K204.3
51
V2

卷第五十九

【宋纪五十七】起著雍涪滩二月，尽十二月，凡十一月。

高宗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三

二月，乙卯朔，金将拔离速取唐州，遂纵焚掠，城为一空。

丙辰，左副元帅宗翰再侵东京，宗泽遣统制李景良、阎中立、统领官郭俊民等领兵万余趋滑、郑。遇金兵，大战，为金所乘，中立死之，俊民降金。景良遁去，泽捕得，谓曰：“胜负兵家之常。不胜而归，罪犹可恕；私自逃遁，是无主将也！”斩其首以徇。既而金令俊民与金将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书招泽。泽谓俊民曰：“汝失利就死，尚为忠义鬼。今乃为金游说，何面目见人邪！”斩之。又谓史曰：“上屯重兵近甸，我留守也，有死而已，何不以死战我，而反以儿女语胁我邪。”亦斩之。唯谓仲祖胁从，贷之。

癸亥，拔离速破蔡州。知汝阳县丞郭赞朝服骂敌，不肯降，杀之。知州阎孝忠为金所执，逃免，拔离速遂焚掠城中而去。

甲子，金兵攻滑州。宗泽谓诸将曰：“滑，冲要必争之地，失之，则京城危矣。不欲再劳诸将，我当自行。”右武大夫、果州防御使张揔曰：“愿效死。”泽选兵五千付之，戒毋轻战以需援。揔至滑迎战，金骑十倍，诸将请少避其锋，揔曰：“避而偷生，何面目见宗公。”力战死之。泽闻揔急，遣统领官王宣领骑五千救之。揔死二日，宣始至，与金兵大战，士卒争奋，敌出不意，退兵河上。宣曰：“敌必夜济。”收兵不追，半济而击之，斩首数百，所伤甚众。泽迎揔丧归，恤其家，以宣权知滑州，金兵自是不复犯东京。

河东巨寇王善拥众数十万，欲据京城。泽单骑驰至善营，泣谓之曰：“朝廷当危难之时，使有如公一二辈，岂复有敌患乎。今日乃汝立功之秋，不可失也。”善感泣曰：“敢不效力。”遂解甲降。盗杨进号没角牛，兵三十万，王再兴、李贵、王大郎等各拥众数万，往来京西、淮南、河南、北，侵掠为患。泽遣人谕以祸福，悉招降之。又上疏请上还京，不听。

丁卯，复延康殿学士为端明殿学士，述古殿直学士为枢密直学士。

己巳，金将移剌古败宋将台宗隼、宋忠等兵于大名。庚午，再破其军，获宗隼、忠。移剌者，本辽耶律姓也，辽亡金兴，有呼耶律为移剌

者，遂以为另一氏。

金将拔离速攻淮宁府。知府事向子韶率从城守，谕士民曰：“汝等坟墓之国，去此何之！吾与汝当死守之。”时郡有东兵四千人，第三将岳景绶欲弃城率民走行在，子韶不从，景绶引兵迎敌而死。拔离速昼夜攻城，子韶亲擐甲胄，冒矢石，遣其弟子率赴宗泽乞援。兵未至，甲戌，城破，子韶率众巷战，力屈为执。拔离速坐城上，欲降之，酌酒于前，左右案令屈膝，子韶直立不动，戟指骂，遂杀之。其弟新知唐州子褒、朝请郎子家等，与阖门皆遇害。子韶，敏中玄孙。

庚辰，以王渊为向德节度使，赏平杭功也。

初，武功大夫、和州防御使马扩聚兵西山，为金所执，囚之真定。金皇侄宗望义而赦之，欲授以官，扩辞不受，请给田以养其母。既而又言愿为酒肆以自活，宗望许之。时武翼大夫赵邦杰聚忠义乡兵保庆源五马山寨，扩因此杂结往来之人，与山寨通。辛巳，寒食节，扩伪随大众送丧，携亲属十三人奔山寨，聚兵保五马山寨。先是，信王榛从渊圣皇帝北迁，至庆源，亡匿真定境中，更称梁氏子，为人摘茶，扩等阴迎以归，奉以为主，两河遗民闻风响应。

壬午，诏募河南、北、淮南土人有民籍者为振华军。

癸未，金将拔离速拔颖昌府，守臣孙默死之。

金完颜娄室系桥以为归路，西下陕、华、陇、秦诸州，秦凤经略使李复降。金将阿邻等破官兵于河中，复取河中；他将斡鲁破宋刘光烈军，取冯翊。陕右大震。

鄜延经略使王庶檄召河南、北豪杰，共起义兵击敌，远近响应，旬日间，以公状自达姓名者，孟迪、种潜、张勉、张渐、白保、李进、李彦仙等，兵各以万数。胜捷卒张宗自称观察使，亦起兵于南山下。彦仙时为石壕尉，陕府既下，彦仙独不去。民知彦仙在，稍稍至，彦仙因以军法部勒之，月中破敌五十余壁。

三月，辛卯，金破中山府。中山自靖康末受围，至是三年。城中粮绝，人皆羸困，不能执兵。城破，金见居人瘦瘠，叹而怜之，兵校千余人皆不杀。

壬辰，诏诸路安抚使许便宜节制官吏。

甲午，诏经筵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以司马光配飨哲宗庙庭。

宗泽招抚河南群盗及四方义士，合百余万，粮支半年，己亥，再上疏乞车驾还京。上遣中使赉诏抚谕。

金完颜娄室攻凤翔府，守臣刘清臣弃城去，遂陷凤翔；前军逾巩州，距熙州才百里，熙河经略使张深厉军民为城守计，遣兵马都监泾州刘惟辅将三千人骑御之。惟辅留军熟羊城，以千一百骑夜趋新店。金兵自入陕西，所过辄下，故恃胜不虞。黎明军进，短兵相接，杀伤大当。惟辅舞槊刺其先锋将

勃堇黑锋，洞胸堕马死，金兵夺气退。深檄陇右都护张严往追之，至凤翔境上，惟辅不欲听严节制，乃自别道由吴山出宝鸡，获金游骑。严拥大兵及金兵于五里坡，金伏兵坡下，严遇伏死之。惟辅自石鼻砦遁归。

时经制司僚属王择仁复永兴军，义兵纷起，娄室不能堪，自巩东还。知镇戎军兼经略司统制镇戎曲端治兵泾原，招流民溃卒，所过人供粮秣，道不拾遗。金游骑入境，端遣秉义郎陇干吴玠据青溪岭与战，大破之，追奔三十里。

上命御营右翼军统制韩世忠为京西等路捉杀盗贼，将所部及张遇军万人赴西京。金左副元帅宗翰闻，留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、右都监耶律余睹屯河南白马寺。丁酉，焚西京而去。庚子，河南统制翟进复入西京。宗泽奏进为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、知河南府。

丙午，遥授何栗为观文殿大学士，陈过庭、聂昌为资政殿大学士，并主管宫观。时栗已卒，昌为人所杀，朝廷未之知也。

己酉，金元帅左监军昌下恩州、高唐。

初，金之得陕也，用降者守之，使招集散亡，李彦仙阴遣士厕其间，金人不觉。是月，引兵攻其南郭，夜潜师薄东北隅，所纳士内应，噪而入，复陕州。乘胜渡河，列栅中条诸山，旁郡邑皆响附，分遣其将龙门邵云等下绛、解诸邑。吏行文书，请州印章，彦仙曰：“吾以尉守此，第用吾印。”事闻，上谓辅臣曰：“近知彦仙与金人战，再三获捷，朕喜而不寐。”即命知陕州兼安抚使，迁武节郎、阁门宣赞舍人。彦仙搜军实，增俾浚湟，益为战守备，尽取家属以来，曰：“吾以家徇国，与城俱存亡。”闻者感服。邵兴在神稷山，以其众来，愿受节制。彦仙辟兴统领河北忠义军马，屯三门。

先是，宗泽去磁，以州事付兵马钤辖李侃。金围磁州急，城中有禁兵，有民兵，民兵众，禁兵恐其势盛，将校郭进遂作乱。中军将赵世隆与进谋，杀侃，以通判赵子节权州事。夏，四月，甲寅朔，世隆与其弟世兴将三千人归泽，将士颇疑之，泽曰：“世隆吾一校耳，必无它，有所诉也。”乙卯，世隆入拜，泽面诘之，世隆辞服。泽笑曰：“河北陷没，而吾宋法令上下之间亦陷没邪？”命引出斩之。时众兵露刃于庭，世兴佩刀侍侧，左右皆惧。泽徐语世兴曰：“汝兄犯法当诛，汝能奋志立功，足以雪耻。”世兴感泣。会滑州报金骑留屯城下，泽谓世兴曰：“试为吾取滑州。”世兴忻然受命。

戊午，世兴至滑州，掩敌不备，急攻之，斩首数百，得州以归。宗泽复厚赐之。

有降寇赵海者，屯板桥，堑路以阻行者。管军闻勅刍者八人过其垒，海怒而齎之，覘事者以告。泽召之，海以甲士五百自卫而入。泽方对客，海具伏，即械之系狱。客曰：“彼甲士甚众，姑徐之。”泽笑谓其次将曰：

“领众还营。”明日，诛海于市，闻者股栗。

杨进与王善二人气不相下，一日，各率所部千余，相拒于天津桥，都人颇恐。泽以片纸谕之曰：“为国之心，固如是邪？当战阵立功时，胜负自见。”二人相视，惭沮而退。

王策者，本辽酋，为金将，往来河上。泽擒之，解其缚坐堂上，推诚与语，言曰：“契丹本宋兄弟之国，今女真辱吾主，又灭尔国，义当协谋雪耻。”策感泣，愿效死。泽因问敌国虚实，尽得其详，遂决大举之计，召诸将谓曰：“汝等有忠义心，当协谋剿敌，期还二圣，以立大功。”言訖泣下，诸将皆泣听命。

乙丑，翟进及大名府路都总管司统领官孟世宁、京城都巡检使丁进夜袭金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营，金兵先知，反为所败。会韩世忠至西京，翟进又导世忠与金兵战于文家寺，丁进失期，统领官、閤门宣赞舍人陈思恭以后军先退，金兵乘胜追击，至永安后涧，世忠被矢知棘，张遇以所部救之，力战得免。世忠还东京，诘一军之先退者皆斩，左右惧。丁进由是与世忠不和，军士相击无虚日。世忠虑有变，遂收余兵数千南归。希尹复攻西京，斧诸门入，翟进率士卒巷战，次子亮死之。思恭，执中曾孙也。

金左副元帅宗翰自平陆渡河归云中。希尹及耶律余睹闻之，留军戍河阳，亦弃西京去。

金攻洺州，围之甚密，栽鹿角，治濠堑，欲以持久困之，军民终不降。及金侵京西、陕右，河朔内虚，守者稍怠。众以粮尽不可守，丁卯，拥防御使士瑁自白家滩趋大名府，金兵入城。自靖康后，两河州郡，外无救援，内绝粮储，悉为金所取，惟中山、庆源、保、莫、祁、洺、冀、磁相持，久而始破。

信王榛遣马扩赍表诣行在，其略云：“臣于陛下，以礼言则君臣，以义言则兄弟，其忧国念亲之心无异。愿委臣总大军，与诸砦乡兵，约日大举，决见成功。”扩至，黄潜善等皆疑非真，上识榛手书，甲戌，以榛为河外兵马都元帅，迁扩拱卫大夫、利州观察使、枢密副都承旨、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。潜善等终疑之，扩将行，密授朝旨，使几察榛，复令扩听诸路节制。

叛将孙琦焚随州，癸未，入唐州，寻犯德安府。

宗泽在京，威声日著，北方闻其名，常尊惮之，对南人言，必曰“宗爷爷”。五月，甲申朔，泽疏言：“丁进数十万众愿守护京城，李成愿扈从还阙，即渡河剿敌，杨进等兵百万，亦愿渡河，同致死力。臣闻‘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’。陛下及此时还京，则众心翕然，何敌国之足忧乎？”尚书右丞许景衡请幸建康。会有言信王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谋，乙酉，下诏择日还京，以伐其谋。黄潜善等素恶景衡异己，及诏下，遂借渡江之议罪之，罢景衡为资政殿学士、提举杭州洞霄宫。

戊子，以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兼侍读朱胜非为中大夫、尚书右丞。

辛卯，陕西、京东诸路及东京、北京并奏金兵分道渡河，诏遣韩世忠、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闻勅率所部迎敌，命宗泽遣本司统制杨进等援之。

河北都统制王彦聚兵太行山，所部“八字军”万数。金人患之，召其首领，俾以大兵破彦垒。首领跪而泣曰：“王都统砦坚如铁石，未易图也。”金乃间遣劲骑挠彦粮道，彦勒兵待之，斩获甚众。益治兵，刻日大举，告期于宗泽。泽承制以为武功大夫、忠州防御使，制置两河军事。泽议六月起师，且结诸路山水寨民兵约日进发。召彦会议，彦将兵万余渡河，金以重兵袭其后而不敢击。既至京，泽大喜，令彦宿兵近甸，以卫根本。彦即以所部兵马付留守司，量带亲兵趋行在，屯滑州之沙店。泽再疏请北伐，黄潜善等忌泽成功，从中沮之。泽叹曰：“吾志不得伸矣。”因忧郁成疾。

甲午，曲赦河北、陕西、京东诸路。

安化军节度副使宇文虚中应诏使绝域，复中大夫，召赴行在。丙申，命为资政殿大学士，充金国祈请使。

壬寅，中书侍郎兼御营副使、提举措置户部财用张懋卒。

初，陕西制置使钱盖闻金破长安，檄集英殿修撰、鄜延经略王庶兼节制环庆、泾原兵拒敌。时义兵大起，金兵东还，庶以金兵重载，可尾袭取胜，移文两路，各大举协力更战。而环庆经略使王似、泾原经略使席贡自以先进，不欲受其节度，竟不出兵。

金兵至咸阳，见渭河南义兵满野，不得渡，乃循渭而东。其右军入鄜延，攻康定，围龙坊，庶急遣将断河桥，又令将官刘延亮屯神水峡，断其归路。完颜娄室盘礴于冯翊、河中，扼新河桥以通往来，人情大恐，金兵竟去。甲辰，破绛州，遂北还。

泾原统制曲端因金兵退，复下秦州，而凤翔、长安皆为义兵收复。统领官刘希亮自凤翔归，端斩之。

乙巳，资政殿学士、提举杭州洞霄宫许景衡卒。临终，端坐自语曰：“陛下宜近端人正士，以二圣、苍生为念。”遂逝。

己酉，秀州卒徐明等作乱，执守臣朱芾，迎前守赵叔近复领州事。命御营中军统制张俊讨之。

金初未有文字，亦未尝有记录。左副元帅宗翰好访问女真故老，多得先世旧闻。及金主即位，复进士举，文学之士稍拔擢用之。六月，己未，诏书求访祖宗遗事，以备国史，命皇从弟勛与辽降臣耶律迪越掌之。勛等采摭遗言旧事，事有详有略，咸得其实。勛，本名乌野，盈歌第五子。

金元帅左监军昌分遣诸将趣信德，降之。

侍御史张浚有远志，数招诸将至台，讲论用兵筹策。浚本黄潜善所引，至是请汰御营使司官属，又言：“中原天下之根本，愿下诏葺东京、关陕、襄邓以待巡幸。”拂潜善意，庚申，除集英殿修撰、知兴元府，留

为礼部侍郎。

癸亥，建州卒叶浓等作乱，陷福州。

初，御营都统制王渊在京有所狎妓，乱后为赵叔近所取，渊衔之。及张俊往讨秀州叛卒，渊谓之曰：“赵叔近在彼。”俊谕其意。甲子，俊总兵至州，叔近以太守之礼逆诸城北沈氏园。俊叱令置对，方下笔，群力遽前，断其右臂，叔近呼曰：“我宗室也。”语未毕，已断首于地。秀卒见叔近死，遂反戈婴城，纵火毆掠，江东西路经制司书写机宜文字辛安宗在城中，为所害。翼日，俊破关捕徐明等，斩之。俊以功迁武宁军承宣使。

丁丑，言者谓：“东南武备利于水战，为今之策，宜于大江上游如采石之类，凡要害处，精练水军，广造战舰，仍泊于江之南岸，缓急之际，庶几可倚。”诏江、浙州军措置。

是月，以集贤殿修撰、知延安府王庶为龙图阁待制、节制陕西六路军马，泾原经略使司统制曲端为右武大夫、吉州团练使，充节制司都统制。端雅不欲属庶，及闻孟迪、李彦仙等受事鄜延，皆不乐，遂揭榜称金兵已过河归国，农务不可失时，乃尽散渭河以南义兵。会宣谕使谢亮入关，庶移书曰：“夏人之患小而缓，金人之患大而迫，秋高必大举，盍杖节率兵举义，驱逐渡河，徐图恢复。”亮不能从。庶犹以书约王似、席贡，欲逼金兵渡河，至于再三。似不应，贡许出兵四万，亦迁延不行。

亮自环庆入夏，夏主已称制，倨见之。亮留夏国数月，乃与约和罢兵，更用钩敌礼。亮归，夏兵随之，以兵掩取定边军。

二帝在金中京，太上皇闻上已即位，作书贻金左副元帅宗翰，俾秦桧润色之。桧厚赂以达宗翰，其书略云：“唐太宗复突厥而沙陀救唐，冒顿单于纵高帝于白登而呼韩赖汉，近世耶律德光绝灭石氏，而中原灰烬数十年，终为它人所有，其度量岂不相远哉！近闻嗣子之中有为人所推戴者，盖祖宗德泽之在人，至深至厚，未易忘也。若左右欲法唐太宗、冒顿单于，受兴灭继绝之名，享岁历玉帛之好，当遣一介之使，奉咫尺之书，谕嗣子以大计，使子子孙孙永奉职贡，为万世之利也。”宗翰受其书而不答。

资政殿学士、东京留守、开封尹宗泽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，每为黄潜善等所抑，忧愤成疾，疽发于背。晦日，诸将入问疾，泽矍然曰：“吾以二帝蒙尘，积愤至此。汝等能歼敌，则我死无恨。”众皆流涕曰：“敢不尽力！”诸将出，泽叹曰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遗表犹赞上还京。翌日，秋，七月，癸未朔，风雨昼晦。泽无一语及家事，但连呼“过河”者三而卒，都人号恸。讣闻，谥忠简，朝野无贤愚，皆相吊出涕。

泽质直好义，亲故贫者多依以为活，而自奉甚薄。常曰：“君父侧身尝胆，臣子乃安居美食邪！”始，泽招集群盗，聚兵储粮，结诸路义兵，连燕、赵豪杰，自谓渡河克复可指日冀。有志弗就，识者恨之。

甲申，叶浓入宁德县，复还建州，破政和、松溪二县。命张俊同两浙

提点刑狱赵哲率兵讨之。

甲辰，以北京留守、河北东路制置使杜充为枢密直学士，充开封尹、东京留守。宗泽卒数日，将士去者十五，都人请以泽子宣教郎颖继父任。会朝廷已命充留守，乃以颖为判官。充悉反泽所为，颇失人心，颖屡争之，不从，乃请持服归，自是豪杰不为所用。

金主闻宗泽死，决计用兵，河北诸将欲罢陕西兵，并力南伐。左副元帅宗翰欲舍江、淮而专事于陕，言于金主曰：“初与夏约夹攻宋而夏人弗应，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。吾舍陕西而会师河北，彼必谓我有急难，将乘间窃发以牵制吾师，非计也。宋人积弱，河北不虞，宜先事陕西，略定五路，既戡西夏，然后取宋。”盖有意于夏也，河东诸将同之。议久不决，金主曰：“康王当穷其所往而追之。俟平宋，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。陕右之地，亦未可置而不取也。”乙巳，命宗翰会右副元帅宗辅南伐，命完颜娄室、蒲察专事陕西，以他將婆卢火、绳果监战，万户银术可守太原，耶律余睹留云中。此婆卢火，非宗室婆卢火也。

金移二帝于京师。

是月，燕京人刘立芸聚众攻破城邑，所至不杀掠，但令馈粮，蕃、汉之民归者甚众。

金完颜娄室遣兵攻解州之朱家山，统领忠义军马邵兴苦战三日，败之。八月，乙卯，娄室败官军于华州，其将讹特剌、桑袞败官军于渭水，取下邽。

金兵大入，经略使王庶调兵自沿河至冯翊，据险以守。传檄诸路，会期讨金。泾原统制曲端以未受命辞。居数日，告身至，复辞。

庚申，承议郎赵子砥自燕山遁归，至行在，上命辅臣召问于都堂，且取子砥所得上皇御书以进。子砥奏事甚悉，大略言：“金人讲和以用兵，我国敛兵以待和。迩来遣使数辈，皆不得达。刘彦宗曰：‘金国只纳楚使，焉知复有宋也。’是则我国之与金国，势不两立，其不可讲和明矣。往者契丹主和议，女真主用兵，十余年间，竟灭契丹，今复蹈其辙。譬如畏虎，以肉喂之，食尽终必噬人。若设陷阱以待之，然后可以制虎矣。”

殿中侍御史马伸上书劾黄潜善、汪伯彦，略谓：“黄潜善、汪伯彦自入相以来，处事未尝愜当物情，遂使女真日强，盗贼日炽，国本日蹙，威权日削。且三镇未服，汴都方危，前日遽下还都之诏，至今銮舆未能顺动。其不谨诏命如此。草茅对策不如式，考官罚金可矣，一日黜三舍人，乃取沈晦、孙觌、黄哲辈诸群小以掌诰命。其黜陟不公如此。吴玠、张玘以言事被逐，邵成章缘上言远窜。其壅塞言路如此。祖宗旧制，谏官御史有阙，御史中丞、翰林学士具名以进，三省不敢预，厥有深旨。近拟用台谏，多取亲旧，不过欲为己助。其毁法自恣如此。张慤、宗泽、许景衡公忠有才，皆可任重，潜善、伯彦忌之，沮抑至死。其妨害能如此。或责

以救焚拯溺之事，则曰难言，盖谓陛下制之不得施設也。或问陈东之死，则曰不知，盖谓其事繇于陛下也。其过则称君、善则称己如此。吕源狂横，陛下逐去，不数月由郡守升发运。其强狠自专如此。御营使虽主兵权，凡行在诸军皆其所统，潜善、伯彦别置亲兵一千人，请给居处，优于众兵。其务收军情如此。广市私恩，则多复祠官之阙；同恶相济，则力庇王安中之罪。揅其所为，岂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？陛下隐忍不肯斥逐，涂炭遗民固已绝望，二圣还期在何时邪？”疏入，留中。甲戌，改伸卫尉少卿。伸以论事不行，辞不拜，录其疏申御史台，且叠上章言：“臣言可采，即乞施行，若臣言非是，合坐诬罔之罪。”移疾待命。旬日，诏伸言事不实，送吏部责濮州监酒税。而黄潜善辈恚甚，必欲杀之，以濮迫寇境，故有是命。趣使上道，伸怡然袱被而行，死道中。或曰王渊在濮，潜善密嗾其不利于伸。天下识与不识皆冤痛之。

丁丑，金以二帝素服见太祖庙，人见于乾元殿。封太上皇昏德公、渊圣皇帝重昏侯。

初，右武大夫、忠州防御使、河北、京东都大捉杀使李成在宗泽麾下，泽既卒，杜充辈不能抚而用也。朝廷恐其众太盛，命成分所部三千人往应天府及宿州就粮，余赴行在，成不安。会有道士陶子思者，谓成有割据之相，劝之西取蜀，成遂叛，分军侵泗、宿。辛巳，成至宿州。宿人初不之备，军入未半，即有登城者。俄顷，纵火焚掠，尽驱强壮为军。别将犯泗州者不及期，焚虹县而还，复与成会。成知事不集，妄以前军史亮反，自即时抚定告于朝，朝廷待以不疑，就赐铠甲。成屯符离，军势甚盛。

九月，甲申，京城外巡检使丁进叛，率众犯淮西。

壬辰，叶浓入浦城县。

金勃堇紇石烈照里屡攻冀州，皆为将官李政所却。政夜捣其砦，所得财物尽散士卒，无纤毫入私家。号令明，赏罚信，由是人皆用命。俄金兵攻城甚急，有登城者，火其门楼，与官兵相隔，政呼曰：“事急矣。有能跃火而过者，有重赏。”于是有十数人皆以湿毡裹身，持仗跃火而过，大呼力战，金兵惊骇，有失仗者，遂败走。政皆厚赏之。未几，金以计诱其副将使害政。癸巳，城陷。权知州事单某者不降，自经死。

甲午，金兵再犯长安，经略使郭琰弃城，退保义谷。辛丑，陕西节制司兵官贺师范及金兵战于八公原，败绩，死之。

金将绳果等败官军于蒲城，甲辰，又破官军于同州。

丁未，东京留守统制薛广与金兵战于相州，败死。

己酉，同知枢密院事郭三益卒。

是月，马扩将兵至北京，欲会兵渡河，复所没诸郡；次馆陶，闻冀州已破，而金兵在博州，彷徨不敢进，其副任重等相继遁归。扩军乏食，众汹汹，扩乃引兵攻清平县。金右副元帅宗辅与左监军昌、左都监阁母，合

兵与扩战于城南，统制阮师中、巩仲达及其子元忠皆死于阵。日向晡，清平人开门助金，金绕扩军之背，扩军乱，统制任琳引众叛去，其属官吴铢、孙懋皆降金，扩知事不集，乃由济南以归。金因急发兵使昌攻信王榛，破诸砦，断其汲道，诸砦遂陷，榛亡，不知所在。

冬，十月，戊午，遣江、淮制置使刘光世讨李成。

金右副元帅宗辅使弟宗弼攻开德府，显谟阁待制、知府王棣御之，寻以粮乏转攻濮州。壬戌，围城。棣，安礼孙也，继雱为子。

诏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东平，御营平寇前将军范琼自东京至开德，以拒金军。仍命马扩充河北应援使，与世忠、琼互相应援。琼请閤门宣赞舍人王彦与俱，乃以彦为平寇前军统领。彦知琼臣节不著，难与共事，即称疾，琼将其军万人而去。

初，张浚请：“先措置六宫定居之地，然后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，规恢远图。”上纳之。甲子，命常德军承宣使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及六宫幸杭州，以武功大夫、鼎州团练使苗傅为扈从统制。

统制、荣州防御使杨进复叛，以数万众攻残汝、洛间。京西北路制置使兼知河南府翟进谓其兄兵马钐辖兴曰：“杨进凶贼，终为国家大患，当力除之。”遂率其军与杨进遇于鸣皋山下，夹伊水而军，杨进多骑兵，兴皆步卒，将士望骑兵有惧意。翟进激之使战，杨进遣数百骑绝水犯翟进营，翟进乘半渡击之，追敌数十里，破其四砦，马惊坠堑，为敌所害。敌乘势大呼，击官军，官军遂败。兴收余兵保伊阳山寨。

金完颜娄室、蒲察知曲端与王庶不协，并兵寇鄜延康定。庶在坊州闻金兵来攻，夜趋鄜延以遏其冲。娄室、蒲察乘冰渡河，乙丑，克丹州。丹州界鄜、延之间，庶乃自当鄜州来路，遣统制庞世才、郑恩当延安来路。时端尽统泾原精兵驻淳化。庶日移文趣其进，又遣使臣、进士数十辈往说端，端不听。庶知事急，又遣属官鱼涛督师，端阳许而实无行意。权转运判官张彬为端随军应副，问以师期。端笑谓彬曰：“公视端所部，孰与李纲救太原兵乎？”彬曰：“不及也。”端曰：“纲召天下兵，不度而往，以取败。今端兵不满万，不幸而败，则金骑长驱，无陕西矣。端计全陕西与鄜延一路孰轻重，是以未敢即行，不如荡贼巢穴，攻其必救。”乃遣兵马都监吴玠攻华州，拔之。端自分蒲城而不攻，引兵趋耀之同官，复迂路由邠之三水与玠会襄乐。

癸酉，金侍中、知枢密院事、同平章事刘彦宗卒，追封郢王。金初得平州，凡州县之事，悉委裁决。及下燕京，凡燕京一品以下，皆承制注授，其委任如此。

刘光世以统制王德为先锋，德以百骑觐敌，至蔡州上蔡驿口桥，李成疑为诱骑，拥众欲西。德麾骑大呼曰：“王师大至矣。”成众骇遁，追杀甚众。成奔新息，哀散卒再战。丁丑，光世以儒服临军，成遥见白袍青盖

者，曰：“必大将也。”并兵围之，德溃围拔光世以出。光世下令，得成者以其官爵予之，士奋命争进，再战皆胜，成遂遁走，擒其谋主陶子思。

戊寅，金徙太上皇、渊圣皇帝于韩州。

庚辰，金左副元帅宗翰济黎阳津，会右副元帅宗辅于濮州。

御营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讨丁进，请通直郎刘晏偕行，晏本严州人，入辽登第，宣和中来归，以晏总辽东兵，号“赤心队”。进党众，赤心骑才八百，晏乃为五色旗，使兵士持之，循山而出，一色尽则以一色易之。进见官军累日不绝，颜色各异，遂不战而降。正彦，法子。

十一月，辛巳朔，李纲责授单州团练使、万安军安置。

金将乌鲁撒拔攻陕州，知陕州兼安抚使李彦仙拒却之。

己丑，刘光世还行在。具上李成家属男女六百余人。上曰：“昨于光世处得成所用提刀一，重七斤。成能左右手运两刀，所向无前，惜也惑于陶子思邪说，使朕不得用之。”乃火燃陶子思于开明桥上，其军士降者皆释之。

金完颜娄室攻庞世才、郑恩，时天大雪，寒甚，世才部不用命，败。娄室遂进围延安府，通判开封魏彦明与权府事刘选分地而守，空家赏以赏战士。王庶子之道未弱冠，率老弱乘城。金兵昼夜攻击不息，凡十三日。庚寅，城陷，选及总管马忠遁去，彦明坐子城楼上，金兵并其家执之，谕使速降。彦明曰：“吾家食宋禄，犬辈使背吾君乎？”娄室杀之。

初，庶闻围急，自收散亡往援。温州观察使、知凤翔府王玘亦将所部发兴元。庶至甘泉而延安已陷，既无所归，遂以军付玘，而自将百骑驰至襄乐劳军，犹以节制望曲端，欲倚以自副，端弥不平。端号令素严，入壁者，虽贵不敢驰。庶至，端令每门减其从骑之半，及帐下，仅数骑而已。端虚中军以居庶，庶坐帐中，端先以戎服趋于庭，即而与张彬及走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见帐中。厉声问庶延安失守状，且曰：“节制固知爱身，不知为天子爱城乎？”庶曰：“吾数令不从，谁其爱身者！”端怒，谋即军中诛庶而夺其兵，乃夜走宁州，见谢亮曰：“延安，五路襟喉，今既失矣。《春秋》大夫出疆之义得以专之，请诛庶。”亮曰：“使事有指，今以人臣而擅诛于外，是跋扈也，公则自为之。”端意沮而归，乃夺庶节制使印，又拘縻其官属，庶乃得去。

玘将两军在庆阳，端召之，玘不应。会有告玘过邠军士劫掠者，端怒，命统制张义堡张中孚率兵召玘，谓中孚曰：“玘不听，则斩以来。”中孚至庆阳，玘已去，遽遣兵要之，不及而止。玘也不能军，将其余众还入蜀。

癸巳，赵哲大破叶浓于建州城下。浓引兵东走，哲遣人招谕，浓遂降。复谋为变，张俊禽斩之。

金皇侄宗弼攻濮州，以为小郡，甚轻之。将官姚端，乘其不意，夜劫其营，直犯中军，宗弼跣足而走，仅以身免。大将王善将兵救濮，宗弼使前锋乌林荅泰欲破之，攻城益急。乙未，城陷，端率死士突出，宗弼

入。知州杨粹中登浮图最高级不下，宗弼嘉其忠义，许以不死，执之以归，竟不屈而死。城中无长少皆杀之。

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，决黄河以沮敌，河遂东入泗、济，夺淮入海。

金完颜娄室既破延安府，降绥德军及静边、怀远等城寨十六，复破青涧城，渡河攻晋宁。知军徐徽言遣使约知府州折可求夹攻之。娄室令人说可求，许封以关中地，可求遂以麟、府、丰三州，及堡寨九降金，晋宁所部九寨亦降。金挟可求招徽言于城下，徽言故与可求为姻，乃登陴以大义噉数之。可求仰曰：“君于我胡大无情？”徽言摄弓厉言曰：“尔于国家不有情，我尚于尔何情？宁惟我无情，此矢尤无情。”一发中之，可求走，因出兵纵击，斩娄室子。当是时，环河东皆已陷，独晋宁屹然孤墉，横当强敌，势相百不抗。徽言坚壁持久，抚摩疲伤，遣没人泗河，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几万众，浮筏西渡，与金兵鏖河上，大小数十战，所俘杀过当。晋宁号天下险，徽言广外城，东压河，下堑不测，譙堞雄固，备械甚整。命诸将画隅分守，敌至则自致死力，以劲兵往来为游援。

初，太学生建安魏行可应诏使绝哉，遂以为奉议郎，充军前通问使，果州团练使吴人郭元迈副之，仍命行可兼河北、京畿抚谕。戊戌，行可等渡河，见金人于开德府。时河北红巾军甚众，行可等惧为所攻，既而见使旌，皆引去。元迈亦应募出疆者，朝廷各官其子弟，廩给之。金人知其布衣借官，待之甚薄，因留不遣。

庚子，上亲飨太庙神主于寿宁寺。壬寅，亲祀天于圜丘，配以太祖，大赦天下。

金围相州久，粮食皆绝。知州赵不试谓军民曰：“今城中食乏，外援不至。不试，宗子也。岂可顺敌！诸人当自计。”众不应。不试知事不可为，遂登城与金兵约勿杀，许之。既启门，乃纳其家井中，然后以身赴井，命提辖官实以土，人皆哀之。州人得免于死。不试，太祖六世孙。

魏悼王廷美四世孙叔皎为德州兵马都监。靖康以来，刘顺、吕拱、刘亨相继谋叛，叔皎皆设方略捕擒之。金人围城，叔皎率兵御之，前后六战。围急，有江喆者，与郡守宗谅谋以城降，叔皎斩喆以徇。甲辰，金人登城，叔皎犹力战，势穷被执，怒骂不屈，遂遇害。

是月，陕西安抚司都统制邵兴败金兵于绛州典沃县。

李成转寇淄州，不能下，粮尽，引去。淄人求救于知沧州刘锡，会金兵来攻，骑军至城下，淄人望之曰：“沧州救兵至矣！”乃具香花于城上，望尘欢噪。既而知为敌至，遂降。

史斌围兴元不克，引兵还关中。义兵统领张宗谔诱斌如长安而散其众，欲徐图之。曲端遣吴玠袭斌，斌走鸣犊镇，为玠所擒，端自袭宗谔杀之。

统制滨州军马葛进叛，围棣州，知州姜刚之与之战，城破，为所害。

十二月，乙卯，隆祐太后至杭州。

金皇侄宗弼复攻开德府，王棣率军民固守。宗弼伪为书至城下曰：“王显谟已归，汝百姓何敢拒师？”军民闻之，欲杀棣。棣走至南门，为军民践死。丙辰，城破，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郑建古死之。宗弼怒城人拒战，杀戮无遗。

金左副元帅宗翰进兵至东平，御营使司同都统制范琼自京师引兵至东平，金兵方盛，知府宝文阁直学士、京东西路安抚制置使权邦彦誓以死守，庚申，城破，邦彦犹力战不已。民义而从之。突围以出，遂奔行在。琼引兵走淮西。

宗翰遣元帅左监军昌攻济南府，知府阜城刘豫遣其子刑曹掾麟与战，金兵围之数匝。通判张东益兵援之，乃去。初，朝廷除豫知济南，豫以山东乱，不欲行，请易东南一郡，执政不许，豫忿去。至是，金遣人啖豫以利，豫惩前忿，遂畜反谋，杀其将关胜，与东率民降，民不从，豫缢城，至军前通款。

金右副元帅宗辅攻北京，大名孤城无援，河东提点刑狱大名郭永率士昼夜乘城，伺间则出兵狙击。或劝留守张益谦委城遁，永曰：“北门所以蔽遮梁、宋，彼得志则席卷而南，朝廷危矣。借力不敌，犹当死守，徐挫其锋，待外援之至，奈何弃之？”因募士赍帛书夜缢城出，告急朝廷，乞先为备。宗辅攻围益急，使东平、济南俘大呼城下曰：“二郡已降。降者富贵，不降者无噍类。”益谦辈相顾色动，永大言曰：“今日正吾侪报国之时。”又行城抚将士曰：“王师至矣，吾城坚完可守，汝曹努力，敌不足畏也。”众感泣。甲子，质明，大雾四塞，金以车发断碑残础攻城，楼橹皆坏，左右蒙盾而立，多碎首者。良久城陷，永坐城楼上，或掖之以归，诸子环泣请去，永曰：“吾世受国恩，当以死报，然巢倾卵覆，汝辈亦何之？兹命也，奚惧。”

益谦及转运判官裴亿率众迎降，宗辅曰：“城破始降，何也？”众以永不为辞。宗辅遣骑召永，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讫，易幅巾而入，宗辅曰：“沮降者谁？”永熟视曰：“不降者我。”宗辅奇永状貌，且素闻其贤，乃自相语，欲以富贵啖之。永瞋目唾曰：“无知犬豕，恨不醢尔以报国家，何说降乎？”怒骂不绝。宗辅麾之使去，永复厉声曰：“胡不速杀我死？当率义鬼灭尔曹。”大名人在系者无不以手加额，为之出涕，宗辅怒断所举手，乃杀永，一家皆遇害。虽素不与永合者皆面恻，金兵去，相与负其尸瘞之。

永长七尺，美须髯，望之如神人。博通古今，为文不求人知，见古人立名节者，未尝不慨然掩卷终日，而尤慕颜真卿为人。先是，杜充守北京，名称甚盛，永尝画数策见之，它日问其目。曰：“未暇读也。”永数之曰：“人有志而无才，好名而遗实，骄蹇自用而得名声，以此当大任，鲜不颠沛者，公等足与为治乎？”充大惭。初，金攻京师，所过城邑欲立取之。是时天寒，城池皆冻，金兵率藉冰梯城，不攻而入。永在大名，闻

之，先弛壕渔之禁，人争出渔，冰不能合。金兵至城下，睥睨久之而去。二帝北迁，永号绝仆地，家人舁归，不食者数日，闻大元帥府檄书至，始勉强一餐。其忠义盖天性然。

宗翰攻袭庆府，河间尹大扑以从，先一日，扑命军士预备畚鍤及薪，既傅城，诸将方经营攻具，未鸣鼓，扑军有素备，遂先登。军帅以扑未鸣鼓辄战，不如军令，请罪扑，宗翰释弗问，仍例赏之。衍圣公孔端友避兵南去。金兵将启宣圣墓，宗翰问其通事高庆裔曰：“孔子何人？”曰：“古之大圣人。”宗翰曰：“大圣人墓岂可犯？犯者杀之！”故阙里得全。端友，孔子四十八世孙也。

乙丑，金陷虢州。

己巳，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黄潜善为光禄大夫、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为正议大夫、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并兼御营使。尚书左丞颜岐为门下侍郎，太中大夫、尚书右丞朱胜非为中书侍郎，兵部尚书卢益为太中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。潜善、伯彦二人入谢，上曰：“潜善作左相，伯彦作右相，朕何患国事不济。”皆稽首谢。

丁丑，特进致仕余深、金紫光禄大夫致仕薛昂并分公司，临江军、徽州居住。耿南仲再责单州别驾，唐恪追落观文殿大学士。

金兵来往山东无所阻，李成辈因之为乱。金左副元帅宗翰将自东平历徐、泗以趋行在，而黄潜善、汪伯彦皆无远略，且斥候不明，东京委之御史，南京委之留台，泗州委之郡守，所报皆道听涂说之辞，多以金繒使人伺金之动息。于是淮北累有警报，而潜善等谓成余党，无足畏者。金谍知行在不戒，亦伪称为党以款官军。

户部尚书叶梦得请上南巡，阻江为险，以备不虞。上曰：“自扬州至瓜洲五十里，闻警而动未晚。”梦得曰：“河道仅通一舟，恐非一日可济也。”又请以重臣为宣总使，一居泗上，总两淮及东方之帅以待敌，一居金陵，总浙江之路，以备退保。上一日召诸军议事，张俊奏敌势方张，宜且南渡，复请移左藏库于镇江。吏部侍郎刘珏亦言：“备敌之计，兵食为先。今以降卒为见兵，以余本为见粮，二者无一可恃。维扬城池未修，卒有不虞，何以待敌？”不报。殿中侍御史晋陵张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，大率尤以远斥候探报为先。别疏论淮甸之路有四，宜取四路帅守缮兵储粟以捍御之，疏至再上。又请诏大臣以选将治兵为急，凡细微不急之务，付之都司六曹。潜善、伯彦滋不悦，请遣守抚谕京城，守即日就道。

及北京破闻，议者以敌骑且来，而庙堂宴然不为备，礼部侍郎张浚率同列谒执政力言之。潜善、伯彦笑且不信，戊寅，命浚兼御营使司参赞军事，与吕颐浩教习河朔长兵。

是岁，金海滨王耶律延禧卒。

金以同知东京留守事高桢为尚书左仆射。

卷第六十

【宋纪五十八】起屠维作噩正月，尽三月，凡三月。

高宗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四

建炎三年（金天会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庚辰朔，京西北路兵马钤辖翟兴诉翟进死事于朝，乞遣重臣镇守。诏以兴为河南尹、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讨使。

杨进屯鸣皋山北，深沟高垒，储蓄粮饷，置乘輿法物、仪仗，诈言遣兵入云中府，夺渊圣皇帝及济王栩南归，欲以摇动众心，然后举事。兴与子琮帅乡兵时出扰之，进惧，弃輜重南走，兴邀击于鲁山县，进中流矢死，余众溃去，西京平。

京西盗贵仲正陷岳州。

辛巳，金元帅左都监阁母薨。

甲申，以资政殿学士路允迪签书枢密院事。

甲午，金以南京留守燕京韩企先知枢密院事、同平章事。企先，知古九世孙。

丁亥，金复破青州，再破潍州，焚其城而去。军校赵晟据青州，牛头河土军阎皋与小校教头张成率众据潍州，皋自为知州，以成知昌乐县。

初，山东盗刘忠，号“白氈笠”，引众据怀仁县。范琼在京东，遣统制张仙等击之，忠伪乞降。是日，仙与将佐入忠壁抚谕，忠留与饮，伏兵击杀之，逐其众。琼怒，屡与忠战，皆败绩。忠自黥其额，时号“花面兽”。

辛卯，陕西都统制邵兴败金兵于潼关，乘势克虢州。李彦仙即以兴知虢州。

初，京城统制张用与曹成、李宏、马友为义兄弟，有众数万，与王善俱受宗泽招安，泽卒，皆去。及杜充为东京留守，又受招安，用屯于京城南之南御园，善屯于京城东之刘家寺。充忌用兵最盛，欲图之。留守司统制岳飞、高密桑仲、李宝屯京城之西。甲午，用众入城负粮，诘旦，充掩不备，使飞等出兵攻用，令城西诸军皆发。用觉之，勒兵拒战。善引兵救用，官军大败，宝为所执。

京东路安抚使、新知青州刘洪道自潍州之官，至千乘，赵晟出不

意，遂出迎。洪道谓晟：“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，军马则公自统之。”晟喜，迓之而入。洪道入城揭榜，百姓在军中愿归者，给据放还。于是晟之党十去六七。洪道以晟首乱青州，桀傲难制，欲杀之，谓晟曰：“莱州不遭兵火，户口富饶，烦公为宁，如何？”晟曰：“诺。”洪道密遣人告阎皋、张成，使伏兵中途邀击。晟以其众行至柘米寨，不虞皋、成之图己，懈而不整。遇伏发，大败，晟死。洪道以成知莱州。

洪道既杀晟，遗民复还，军府浸盛。葛进欲夺之，与知滨州向大猷引兵至城下。洪道见裒甲，遂阖扉不纳，而缒酒肉以犒师。进怒，攻北城，据之，洪道与军民居南城以守。进遣大猷入南城计事，为洪道所囚。

庚子，张用、王善寇淮宁府，杜充遣统制马皋追击之。用、善并兵击皋，官军大败，尸填蔡河，人马皆践尸而渡，至铁炉步而还，官军存者无几。

善整兵欲攻淮宁，用不可，曰：“吾徒所以来，为乏粮耳，安可攻国家之郡县？”善曰：“天下大乱，乃贵贱、贫富更变之时，岂止于求粮而已！况京城已出兵来击我，事岂无名乎！”用曰：“汝攻陈州，吾当往蔡州。然兄弟之义，文字勿绝。”乃命诸军束装。翼日，善鸣鼓进，攻城，守臣冯长宁拒之。用再劝善勿攻，善曰：“安有小不利而遂止，当俟鸦头变白，乃舍此城耳。”用遂引其军去。善围淮宁久之，杜充遣都统制陈淬来援，善乃退。

金将攻蔡州，有举人陈味道者，与知蔡州程昌寓善，金遣味道以旗榜招之。昌寓既见味道，使人探其囊中，得金檄文；昌寓大惊，聚官属，执味道，钉之，磔于市。

金左副元帅宗翰自袭庆引兵趋行在，围徐州。知州王复与男倚同守城，率军民力战，外援不至。丙午，城陷，复坚坐听事不去，谓宗翰曰：“死守者我也，监郡而次无预焉，愿杀我而舍僚吏百姓。”宗翰欲降之，复谩骂求死，阖门百口皆被杀。巡检杨彭年亦死焉。初，城始破，武卫都虞候徐州赵立巷战，夺门以出，金兵击之死，夜半得微雨而苏，乃杀守者，入城求复尸，恸哭手瘞之，阴结乡民为收复计。

韩世忠屯淮阳，会山东兵拒金。宗翰闻，乃遣其将拔离速、乌林荅泰欲、耶律马五以兵万人以议事为名，先趋扬州，自率大军迎世忠。世忠不敌，夜引归，金兵蹙之，军溃于沐阳，閤门宣赞舍人张遇死之。世忠奔盐城。宗翰入淮阳，执知军李宽，杀京东转运副使李裒。以骑兵三千取彭城。宽，遵勛孙；裒，清臣子。

拔离速等自滕县以五千骑间道趣淮甸。民或言刘忠犯临淮，或曰李成余党也。永州防御使阎瑾屯泗州，以兵迎之，获游骑数人，皆金装、白氈笠子，始知金兵至矣。江淮发运副使吕源遣人收淮北舟船数百泊南岸，命使臣张瑾焚浮桥，急书以闻。